六藝之一錄

六九

校官中書臣陸　湘

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五十五

法帖論述二十五

錢唐倪濤撰

桑世昌蘭亭考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太平廣記載唐太宗遣蕭翼賺
賺僧辯才取蘭亭敘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
夫傳稱子貢詐而存魯弦高誑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

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
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大哉晚多閒居頗屏世好
猶於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小年喜官爵
遲暮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
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
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
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
人信也晉舍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於譎也愛蘭

亭事小於欵也於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
累矣累物均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
曰此何足以論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矣
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冬至五日東
皐流憩洞李季良出之兒補之題記
陳正敏遯齋閒覽載其季父虛中語云右軍蘭亭記其
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而正敏又
謂絲竹管絃亦重複豈未熟張禹傳耶漫錄謂承漢書

誤是也 山樵夜話

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何延之蘭亭記敘云自右軍留付子孫傳七代至永禪師付弟子辨才太宗至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作書生以詭辨才始得之然劉餗傳記云蘭亭敘梁亂出於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帝不知寶後僧智果借搨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弟子辨才得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

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十五年捐十本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記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馬劉餗父子世為史官以討論為已任於是正文字尤審則辨才之師智果非智永求蘭亭敘者歐陽詢非蕭翼也此事鄙妄僅同兒戲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厄殘老僧敢靳一紙耶誠欲得之必不狹陋若此況在秦邸豈能詭遣臺臣亦猥信之何耶或云第十五行有僧

字蓋時搨本至多惟此僧果所藏為真本故署僧字以別之或以為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　王鋐

此跋與范丞相家所藏首尾不同前一段已載紀原門後有云滕章敏公元發嘗為先子言帥定武日聞之故老慶歷中宋景文為帥有士子攜此石遊走四方最後死於營妓家樂營吏孟永清取以獻景文愛而不敢有也留於公帑自是定武蘭亭傳天下幾四十年矣至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為帥攜去子紹彭別摹賡本在郡然

其親友猶於辞氏得舊本也大觀間其次子嗣昌始内之御府南渡之後不知所在云建炎三年十一月望汝陰王銍書

此跋載歲月次序頗定却無或云以下語姑備錄云 世昌

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考也今觀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義之序乃以為一死生為虚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遂以為

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義之詩爾其五言曰仰觀碧天
際俯瞰綠水濱寥閒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
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
者耶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
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
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弟畢集而獻之
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辭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將堂
脩永和故事嘗有詩見詠贊門詠蓋為獻之等發也葛常之立方

晉右將軍書為世所寶於今八百餘年其間以書法垂世者無慮數百千輩莫不敬而神之未有以一言竊議者可謂古今獨步矣脩禊詩序又其所自愛重付之子孫者則又可知獨不甚聞於宋齊間時尚未出也唐興文皇得之而後盛行於世論者言自唐以來以及我宋未有不得乎此而稱名世之書者蓋萬世法書之所自出也此敘真刻真蹟皆亡已久今所有者唐世摹搨所傳承平日惟定本號稱第一尚幸及見之歐陽文忠公

集古有四未嘗盡得今雖有之亦莫能辨山谷嘗論褚河南所臨反豐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藏而云斷地所得者蓋築地則此石當為杵碎因築得之中有柄竅縱廣僅數寸大都不過三十餘字初號杵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武本不可高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真褚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褚蘭猶憶靜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所藏蓋可想見因思天下尤物昔人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雍意不然不可無

一不可有二一或可保二則騰空而去矣書詰有言樂毅黃庭但得成篇足為國寶況此叙為絶筆乎方知文忠千卷不無濫錄鄞侯三萬字以為多雍衰鬢之年得再觀定武舊本於陵夷迺三歎息而書其後淳熙辛丑歲仲秋日河南郭雍書

雍峽州人號冲晦先生字頤正

王羲之蘭亭三日叙其辭翰為世所寶然議者以謂梁昭明太子不集此篇於選文者以其有天朗氣清之句

或者以為不然季春乃清明之節朗亦明也於義未病
余因讀楚辭云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由是知晧明
之所去取也又如所謂絲竹管絃之樂語衍而複茲皆
逸少之累歟　王得臣　麈史

范季隨一日謁陵陽公坐間見文選一册公指以相示
曰古語云文選爛秀才半其間有多少事一客輒曰常
聞人言王右軍蘭亭叙不入選蓋為不合有絲竹管絃
之語絲竹即管絃也又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言公笑

不答容退叩之公曰春多氣昏是日天朗氣清故可如
子美詩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絃四字乃班孟堅西
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至多何特此叙耶安
可便出議論陵陽室中語
世說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
石崇甚有欣色註云王羲之臨河叙則是叙亦名臨河
劉孝標當有所據東坡曰此許敬宗之言敬宗人奴也
見季倫金多故以為賢於右軍爾夫二十四友皆望塵

之流豈足比方逸少耶東坡山陰陳迹詩強把先生擬季倫

徐彥和送此卷云是右軍所繪圖余觀此榻上偃蹇者定不解書蘭亭叙也右軍在會稽時桓溫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畫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嚴整之趣爾永思堂書山谷題右軍所繪圖後

謝安人物為江左第一其為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譏誚始欲痛哭此可謂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桓溫

何足道哉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本傳又
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安石比季倫聞而喜甚
金谷之會皆望塵友也季倫於逸少如鴟鳶之於鴻鵠
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決是晉宋間妄語史官許敬宗
真人奴也見季倫金多賢於逸少今魯直亦恠畫師不
能得逸少高韻豈不難哉 東坡跋 蘭亭後山談叢 米寶晉當有一帖與宗廙世恬之子太尉云先公墓志
徐師川云蘇端明嘗言魯直雜文專法蘭亭 鱠圖

頃刻得筆不使麤細相間如蘭亭披之花雲滿目乃非
吏人書也此亦可以開示習蘭亭之蹊徑也（山樵夜話）
右軍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曲水叙中有樂極悲來嗟
悼之意文選中王元長曲水詩叙遺曲水叙不收豈昭
明深於内學以義之不達大觀之理故獨遺耶（晁氏）
寶晉題黃素黃庭經後有云逸少真書惟此經與樂毅
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並
草書也草書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真書一字

蘭亭絲竹管絃或病其說歐陽公記真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曾子固亦以為疑蘭亭集或以方金谷叙右軍甚喜此殊不可曉郝嘉賓喜人以已比符堅殆同此病陳公輿居洛為禊飲與客酬唱無愧山陰之叙者謂禮義無踈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愧矣余觀逸少安石邁往不屑之韻豈但筆札之工公輿自云無愧蓋王謝之細耳韓安國不能

賦詩酒三斗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議者以是少之琊
蟲生遂有矜色彼豈調一詩一賦足以盡豪傑之士哉

胡明仲跋羅長卿所藏蘭亭詩

羲之傳云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
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與羲之
同好嘗燕集山陰之蘭亭羊欣筆陣圖云羲之年三十
三書蘭亭叙王師乾撰右軍祠堂碑云右軍自內史後
峻誓墳塋捐棄圭組曲水蘭亭自為之叙黃長睿東觀

餘論云永和十年右軍年三十八時已去會稽郡矣何
延之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暮春宦遊山陰脩禊禮所記
右軍出處年歲皆不同晉傳云羲之初渡浙江有終焉
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當與同志燕集山陰之蘭
亭為之叙以申其志信如列傳則蘭亭之遊乃右軍隱
居之日也按通鑑云永和四年殷浩以江州刺史王羲
之為護軍八年羲之遺殷浩書諫北伐十年以前會稽
太守王述為揚州刺史又晉傳羲之自護軍右將軍會

稽内史實代王述及述刺揚州臨發一別而去後王述
檢察會稽郡疲於簡對稱疾去郡於墓前自誓時永和
時為會稽内史無可疑者晉傳既脫略羊欣王師乾輩
十一年之三月也以此推之歲在癸丑為永和九年其
所記皆舛黃長睿號該洽當跋右軍破羌帖云永和十
二年去會稽郡已歲餘此語良是至東觀餘論則自相
牴牾有不可解傳又言右軍壽五十有九按右軍生於
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沒於穆帝五年辛酉以此推之右

軍蘭亭之遊時年五十有一當是時謝太傅隱居東山遂同此集碑署瑯琊王友謝安是也葛常之韻語云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用謝安一時之語或者又疑羲之傳為會稽內史日與尚書僕射謝安書云按謝太傅以升平四年為桓宣武司馬後十餘年始當國為僕射而永和八年為尚書僕射者謝尚也以尚為安乃傳之誤 李兼

法習

右軍之書代多稱習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至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絕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畧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史箴蘭亭集叙告誓文並代俗所傳真得絕致者也寫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瓌奇太師箴又縱橫奇折黃庭經則怡懌虛無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注想流波將貽嘽咺

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 孫過庭書譜

褚遂良正行全法右軍洛都袁氏家遂良書帝京篇一卷體裁用筆竊效蘭亭 法書苑

山谷游荊州得右本蘭亭愛玩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

山谷家傳有云公楷法妍媚自成一家餘與此同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迥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氣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東坡墨蹟後）

王著臨蘭亭敘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極妙同時稱善用筆使胷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

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
史稱張長史雖姿性顛逸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
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人傳摹狂怔字不入右軍父
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栖也 周書

子發帖

古人作蘭亭敘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
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
墨本收書鋒鋩故以舊筆臨倣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

鍔此不傳之妙也 淡墨研銘

子瞻少時學蘭亭極適媚中年以來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悟其醜也余嘗觀漢人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 元祐六年十月丙子阻風於燕湖縣徑行到昔祥寺魯直題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藏鋒筆中意

東坡書

在筆前爾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跋絳帖

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禊事詩叙先秦古器款科斗文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臣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

雖難於為俗學者言要歸必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氣定青黃皂白亦自燦然學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已上山谷一本云東坡云此確論也余申之曰結密無間痩窄銘近之寬綽而有餘

蘭亭近之　已上山谷

蘭亭考十

詠贊

義之年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閒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 羊欣筆 陣圖

二王書語中有蘭亭詩云悠悠大象運轉輪無停際陶化非吾匠去來非吾制宗統竟安在即順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適足纏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會

其一元章云王仲玖收蘭亭詩一卷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

三春啟羣品一作迹寄暢在所因仰眺碧天際俯瞰綠水

濱寥朗一作闓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鄰

其二御府本及陸東之本鄰作新又有作親字第一卷此詩無前二句

猗撫二三子莫非齊所託造真探玄根涉世若過客前識非所期虛室是為宅遠想千載外何必謝曩昔相與無相與形骸自脫落　其三

鑑明去塵垢止則鄰玄生體之固未易三殤解天刑方

寸無停主矜伐將自平雖無絲與竹玄泉有清聲雖無嘯與歌詠言有餘馨所樂在一朝寄之齊千齡　其四

合散固有常修短定無始造新不暫停一往不再起於今為神奇信宿同塵滓誰能無慷慨散之在推理言立

同不朽河清非所俟　其五

柳子厚邕州馬退山茅亭記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

韓潭州報澈上人詩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

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

韓忠獻王帥定武喜得蘭亭石刻詩云臺英正約尋芳會誰是山陰作序人又云欲繼永和脩禊事愧無神筆走龍蛇又云欲學永和當日叙愧無奇筆紿前蹤又云一觴一詠無絲管恰似蘭亭列坐時又云休論俯仰為陳迹且學山陰被禊杯又云會餘俯仰皆陳迹不醉山陰定笑人

東坡墨妙亭詩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

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考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迪吳渭吳筠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賞有文辭會歡同矣五年之句必用是事 姚令威西溪叢語

華鎮會稽詠古詩墨妙風流亘古今等閒陳迹冠山陰

耳聞貞觀求真蹟眼見天章照茂林鐵限僧房迹未移

千通真草了無遺蘭亭墨妙何由見祇說蕭郎奉使時

山中父老尚能說蕭翼事

薛道祖詩東晉風流勝事多一時人物盡消磨不因醉
本蘭亭在後世誰知舊永和清閟堂楊
欒城山陰陳迹詩臥對希人氣已真晚依丘壑更無倫
不須復預清言侶自是江東第一人

注云逸少知清言之害然蘭亭記亦不免慕清言耳

山谷題楊凝式書俗書愛作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
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却到烏絲闌

山谷贈丘十四詩擁書環坐愛聰明松花泛硯摹真行
字身藏韻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
蘇易簡題家藏蘭亭詩有若像夫子尚與閼里門虎賁
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自一閉真蹟不復存今余獲
此本可以比璵璠
蔣之奇墨妙亭詩蘭亭搨本得遺法字體變化人莫窺
梭飛壁間勢屈矯劒出獄底光陸離可憐閼齒侵點畫
鐵網買斷珊瑚枝

永徽中所撫蘭亭叙後題云永徽去貞觀不遠得真為最其詩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内史山陰幽興發羣賢題詠無足珍叙引抽毫取奇札好之寫來終不如神助留為後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模寫雖多誰定似昭陵竟發不知歸尚有異形終可秘彦遠記模不記紙要録班班有名氏後生有得苦求齊俗説紛絲那有是熠熠容星豈晉所得養器泉石留朕翰墨戲著談標書存馮式鬱彭昭陵玉盌已出戎温無賴誰寶真物日月

非虛志專乃一繡繰金鏞瑶機錦衾猗歟元章守之勿失

翰墨風流冠古今鵞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朽刻石猶能易萬金

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季春二日懶拙翁米元暉跋於行朝天慶觀東私居書舫之北窗時雨霽風和窗明几淨披閱杜門為情良適觀貞觀脩禊序尤快人意也跋致柔定武本

圖契朴凋稱聖智萬古奔沉餘末伎蘭亭醉墨更無加
始信功名皆儻爾庾翼兒郎豈不黠自是家雞卑野雉
退之強聒六藝踈見處纔能到姿媚丞相有金那得取
不與官家深自秘却因同好露心胸誤使蕭翼誇善計
摸金何用置中郎温嶠家有昭陵筒披沙但只取黃金
剔軸安能取故紙天章寶墳高嵯峨永著文皇好文藝
至今油蠟摸未已善本何辭萬金棄 以上寶晉

真僞紛紛甚得知風流千古一羲之山陰勝槩今何在

却有人傳定武碑 李大異跋游本
逸少遺墨尤貴蘭亭至於玉石不隨耶律入燕尚留定武此為異也臨紙三歎系之以詩英華最忌凋元氣骨榮神清衿禊詩蠹蟲竊鼠鬚雖我助家雞野鶩竟誰凝梓棺賻襚從英主玉石遲留肯裔夷今日中原隔荊棘摩挲墨本鬢成絲

昭陵忍死覓繭紙月在長空影浮水來禽不傳練裙毀婢作夫人喪容止家雞野鶩知何似醜婦撫膺羞欲死

君家所藏脩禊字如鍾畫沙夐無比定武長沙蛇蚓耳

王仲衡題
袁氏本

河東薛紹彭勒唐搨硬黃本嘗贊其後云文陵不再啓
古刻石已殘鋒鋩久自滅如出擫筆端臨池幾人誤詎
識筆意完貞觀賜搨本尚或傳衣冠茲實兵火餘分汎
非殊源妙用無隱迹神明當復還秘藏懼不廣模勒金
石刊庶幾將墜法可續後世觀來者儻護持何止敵璵

璠 清閟堂本

柳公權紫絲鞓蘭亭詩二本待制王廣淵摹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請樵石李公李師中也寶晉的聞云今在富鄭公子宿州使君家

定武本自薛嗣昌進入詔龕置宣和殿壁或云睿思東閣後徙艮岳瑪瑙亭舊傳宮詞云瑪瑙亭根萬寶陳珠聯壁合鬬精神眇然一片中山石有許光芒獨冠倫蓋謂是也或說米寶晉所賦清平詞之一章

梁氏筆記

文皇嗜好非聲色偶愛蘭亭亦其癖河南猶恐後來聞

竟使昭陵隱真蹟世間能悟知幾人墨本真傳意愈勤
有似春雲隱明月光影還到千江分法曹得此深恨晚
有客携從大梁遠多言南渡罕曾見大勝薛家蟬翼本
嗟我學書從少年較計點畫分姪妍老拈擬筆萬事嬾
忽見錦軸心凄然真行姿媚公所取篆隸何妨更兼有
退之但作石鼓歌談笑譏訶換鵞手新安羅頌

堂堂滙陰侯夫豈嗜等伍放翁評此本可作蘭亭祖
馮氏所藏蘭亭二本得之昭德晁氏端彦字美叔説

之字伯以公髦字武子其三世也嘉泰二年二月六
日陸游年七十八題
繭紙藏昭陵千載不復見此本得其骨殊勝蘭亭面
右定武舊本蘭亭骨氣卓然可見不以流湍帶右天
五字定真贋也陸游識
南朝千載有斯人拈出蘭亭花草春俛仰之間已陳迹
至今此紙尚如新 楊誠齋跋 袁起巖本
劉度次裴過蘭亭書堂詩蘭亭擬金谷逸少比季倫史

臣作此語無異屠沽人君看蘭亭墨蹟久迹豈陳當時本嬉戲後世乃見真我行適春暮及此禊飲辰墨池奏環玦書堂暗松筠堂中有遺像儼坐遺冠巾情知金堂仙可望不可親物色儻見之欲去猶逡巡

昭陵永閟千年迹定武相傳幾樣碑此是中原舊時本石今焉往落東吳君家何處得此紙刻畫爛然猶可喜

六丁神物好護持更有諸賢題姓字　環潤　王容

路入山西更向西雨和春雪旋成泥風吹疊巘雲頭散

月照平湖雁影低拄杖負書尋遠寺倩童牽鹿渡深溪
今朝獨宿巖東院唯聽猿吟與鳥啼 蕭翼宿雲門東谷院
絶頂高峰路不分嵐煙長鎖綠苔紋獼猴推落臨崖石
打破下方遮月雲 蕭翼留題雲門

右蕭翼詩辭不多見此二詩在雲門作所謂拄杖負書者正訪蘭亭時也似孫題

世昌近於東墅閱高續古校書法書名畫方見此詩及跋使御史不有此行烏得是清絶語故具載之

一麾東晉守八體入神書墨水傳遺蹟蘭亭表舊居掛冠高興逸坦腹舊床虛峻嶺崇山景依然想似初（高祖之右軍祠堂）

王龜齡會稽詩羣賢少長畢經過曲水流觴憶永和一代風流已陳迹世殊事異感傷多悟言一室許誰親相遇無非我輩人放浪形骸嗟老矣仰觀宇宙向艱辛右軍書最珍此者以其草棄塗鼠之餘初不用意而筆墨蕭散自有天然奇趣耳

無心工拙當閒暇信手縱橫盡伎能朱蠟騰摹猶若此
可憐真蹟殉昭陵　紹興戊午秋因觀畢氏所藏定武
舊石本為題前句河東薛仙季同
昭陵墨紙傳夢事脩禊千古欽餘芳公今克携定武本
趙北復歎塵沙黃細看筆力自外出妙處盡裏藏鋒鋩
漢官威儀落眼界九鼎之重虞窺攘暗中摸索辨真贋
部屋猶有千丈光麴車道逢我所嗜流涎顧視裾淋浪
祈公分貺我一本小儒不願尚書郎　頃在建康少董

寶此凡三本是時已作此語及過臨安少董竟以一本為貶暇日每過書堂又觀此善最因書其前詩以繼其後

康山田秀實

生涯寄簞瓢嗜古成傳癖窮晝礴萬卷書楔帖完所出三百七十五異論溢編帙更相自戈矛又類相形色我昔識諸老高論聆侍側王筆貴藏鋒真贋拚金錫精神苟不具徒爾致研度搜訪諸賢語編類置文室使我心豁然登山如有得忘意於斯文庶可益涓滴作詩謝來貶

持寄俟他日　趙台州彦衛倅台日長詩蘭亭二三帙
丙辰春因以詩扣之此其次韻也

形槁木心死灰被裘葛櫝瓊瑰彼烏紗而皂帶其慢言
似高其游言似諛機心舞於眉端蓋有與之偕來乎　李漢

老跋田務本家藏
蕭生取蘭亭圖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五十六

法帖論述二十六

桑世昌蘭亭考

傳刻

御府一本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刊定武本後有寶字方印及御製跋

一本會字全不界行斯文下有貞觀單印上

角微圓末篆書題貞觀石刻紹興乙卯重刊
已上二本又見紹興淳熙雜法帖內

一本闕在癸丑會稽山陰之蘭亭脩長此林脩竹又有清流激天共二十二字有紹興雙印

一本領字有山字會字全無界行有紹興雙印

一本會稽下闕山字蛟篆紹興雙印

定武　一本天字小損其字瘦勁

一本天字全字肥　此疑摹古本

一本鑱損湍流帶右天五字

一本崇山字中斷第六第七第八三行破裂無絲竹管絃之一觴一詠亦足以是日也十六字榮芑云定武脩城役夫所得後歸康惟章家

一本棗木刻五字不損　王順伯所類本內

一本亭列幽盛遊古不羣殊九字不全

右今士大夫所藏本未易殫紀其詳有已見於審定卷者不復重出特舉其概爾

會稽

一本辛道宗跋云宣和庚子冬被命平兩浙賊明年夏剡溪掃殘孽還訪蘭亭遺蹟於天章寺是時兵燼初絶盡為荆棘瓦礫之場王謝風流唯山川在爾徘徊四顧為之歎息求於越人得舊脩禊序筆畫失真意謂當有來

者能求佳本刻之林下後十年建炎庚戌歲
扈蹕再至雖舊寺棟宇已成而所期未副匆
匆山陰無蘭亭帖豈非邦遺闕也遂以唐臨
本刻石卷有太上皇帝宸翰係是徽廟御書
亭六字以御寶印其上唐賢所臨鑒蘭賞後則蔡襄君謨宋敏求次道
一時名公題字又曰延篤者周仲章也安惠
公起之子膳部外郎越姪也其家圖書為當
時第一此本淵源固有自也曰大防呂汲公

也曰陟爰世弼也曰尋劉執中也曰洙孫巨源也曰彦先許覺之也曰仲來豫章李定也因併刻之石以遺山中僧庶幾少補訪古幽討之士攬觀云紹興改元五月甲午又紹興元年車駕駐會稽正月十二日會宰屬官於政事堂之別廳時辛道宗為樞密都承旨出所藏唐人臨本蘭亭云出内府毘陵張守金陵李回洛陽富直柔襄陽范宗尹同觀

或云辛道宗所刻不存關雖當其欣於已
快然自足不之將至所之既倦情隨事等
字又第五字右有察字
一刻蠟紙本有少長咸欣俛仰之間以為陳
迹猶不字雙鈎不填後題乾符元年三月 詳見
臨摹本
一本後有僧權署字係題開寶十八年三月
二十日

洛陽　一本不痛哉若合一契兩行之間甚闊止無會字

邯鄲　余嘗見此本於表姪陸寓處清勁可愛自第一行至第十七行下皆損一字移注於上後跋云定武蘭亭真本今已不知所在璨有家藏者因官邯鄲乃摹於石以廣其傳大宋元祐四年張璨益仲

婺女　一本在停廳自第十三行至末橫裂而上又

自二十八行後自裂處五行詢之耆老云其
石碎已百年王自牧家有未經刓闕時本庶
幾定武典型也
一本自南澗家
一本褚遂良貞觀八年所模叙首無永字雖
古而未盡善也
豫章
一本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題唐貞觀中石
本後六印作一行錢形忠孝之家印黃扉珍

玩又三印字不可辨末同前方印

一本在法帖内第十十一十二十三行有横

裂文

一脩城所得本前有薛稷書義寶過盈尺參

神明以長生匪以曜物得麒麟兩行十八字

後高宗皇帝取石入德壽宮

今此兩行鼎帖中刋在薛稷書内又王仲

信跋云此本得於西霞老道士云長安政

和中修故宮掘地得此石其精神鋒鋩在
真定本上

七閩　刻貞觀本與豫章同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
亦同前六印但第五印在後行下有漢北平

守世家印印後方題唐貞觀中石本

括蒼　三本會字全有界行後題模家本留刻仙都
紹聖丁丑蜀人劉涇

金陵　一本熙寧丁巳六月二十七日省局手裝堯

民誌後跋云蘭亭石刻世以定武為最先公
熙寧間得此本誌而藏之連今七十有一年
懼手澤濕漫併刻於建鄴府治紹興丁卯十
一月旦清豐晁謙之謹題

上饒　一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十至十四行橫裂
後有汪德輝忠衛社稷之家一印

景陵　一本自第一行首至第七行末裂文甚大乃
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日久郡守何文度

得之紹興丁丑歲十月十有二日跋

九江　一本自第五行首至九行末有大裂文

龍舒　一本刻褚書有篆額蘭亭記作長行後有黃扉珍玩印忠孝之家圓方兩印題貞觀八年褚遂良摹

八桂　一本用米寶晉本開後有米氏印記

永嘉　一本字大行闊并刻乾封二年懷仁集右軍及序有秦吳三跋

丹丘本　一前有薛稷篆十八行字者見存彭澤家云得之潤河之夫

常德　一本云乾道間所刻具三體仍載坡谷諸跋在其後有殺狐林一事尤佳

臨川　一掘出麻姑石本列坐盛是日六七八三行裂損十九字

一本無會字及界行有玉册官楊仙芝模刻八小字

周安惠家本　此本見存秀邱有曾收彥思跋曾得於
越之姪衍乃大觀已丑歲也紹興癸酉重加
表飾已四年
陳氏本　簡齋用池紙臨閱痛字
高宗所賜臨本亦然似是御本寫也
三米本　米氏父子模刻於淮山樓
杵本　因斲地而得者有柄竅初號杵蘭亭後易為
褚

陶氏本　陶憲定字安世多藏秦漢以來古物有定武本

諸葛氏本　字極大恐是別本樣

錢氏本　前後凡七印有文僖公手書唐貞觀中石本六字紹興癸酉夏六月元孫傑之刻

中山王氏本　此本前瘦後肥體畫温潤有典型後列六印亦佳

吳氏本　斯文下有吳瑞書印

尤氏本　遂初尚書用楊伯時本刻

劉氏本　字極大無言所刻會字全餘皆不閑

范氏本　脩禊帖用定武墨本重摹入石絕興十六年

八月戊申方城范宸序宸識

卽武本　後有勳字圓印政和乙未暮秋望重刻定武

古本陽羨郡勳記

陸東之本　王氏金石錄云五言蘭亭詩二十四行而

蘭亭只類重刻鏡本又有陳和叔卽國公東

坡子由跋見審定門

潘氏本　在安吉縣第二十及二十一兩行裂失無期於昔人之懷七字

石氏本　石熙明家有二

唐硬黃本

薛紹彭勒唐搨本第十四行僧字上有察字且有鋒鋩又清閟堂本後有紹彭二字

纖本

松窗雜錄載玄宗先天時所有異物如雷公

鎖辟塵犀簪暖金之類凡十有三西蜀織成蘭亭叙是其一也

殘石本　此得之殘闕之餘仍作二塊前一塊有悲夫雖殊事一也後之攬文共十一字下有小字云蘇氏太簡後塊復裂為二字已漫滅但仿佛先世名玩文五字可辨

南嶽本　一本後有定武仍孫伯傑六字篆印

章氏本　申公家刻中有橫斷文有章氏印

虞氏本　斯文下有盧宗道三字印後題云唐硬黃本
淳熙乙未中秋刻

徐滋本　在湖州瘦勁而皺剝自十七十八行內有大
裂文

無名本　此本無名氏會字前後有云蘭亭搨傳刻諸
家所收本極多未有及此者不知誰書

武陵本　在第九卷帖中無僧字

王氏藏本　凡十帙殆百本以定武舊刻為首北本副

之嘗從順伯子友任借觀外有四軸奇甚見
諸公跋

蘭亭考十二

釋禊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尚
書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浴乎沂禊出乎此
顏延年曲水詩叙周翰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
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禊不祥上巳即三日也翰所

注引韓詩也李善注曰女巫掌祓除疾病禊者潔也已
者祉也王融序注
漢書太后春幸霸蠶館率皇后列侯夫人秦遵灞水而祓
除續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一作宮人皆禊於東流上自
濯洗祓除宿垢為太潔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祓灞上
師古曰祓除惡之祭也列傳武帝即位無子平陽公主
求良家女飾置帝祓灞上而遇焉應劭注云祓除於水
上已禊也又衛皇后傳帝祓灞上孟康曰祓除也於灞

水祓除也師古曰祓音廢楔音系
竹林七賢論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楔事明日或問曰
昨游有何語議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民叙前言往行
衮衮可聽
世說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廣問王夷甫曰今
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有雅致張茂先論
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元
箸

荊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四民並出水濱為流杯曲水之飲取黍麴菜汁和蜜為餌以厭時氣

夏仲御別傳曰三月三日洛水王公以下並南浮橋禊時仲御適在船中曝藥賈公望之問船中者為誰重問乃答曰會稽北海間民夏仲御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何義摯虞曰漢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不育以為怪攜之水濱盥洗因水以泛觴曲水起此東晳曰摯虞不足知此周公成洛邑因流

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有金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秦霸因其處立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

沈約宋書曰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

紀麗曰古用上巳今用三日

歐陽詹魯山令李冒三日寮友宴序云唐令上御宇之九年定三節二月一日中和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羣臣大宴登高臨川四方有土之

君亦得宴其寮屬
蕭頴士蓬池禊飲序曰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勾萌
發達陽景數照握芳蘭臨清川柔和蠲潔用徼介祉晉
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
遠鬱為盛集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
城之踐也
王勃獻之山亭脩禊序曰永淳二年暮春三月脩祓禊
於獻之山亭今之視昔已非昔日之歡後之視今豈復

今時之會

王維暮春謁逍遥谷序曰竊思楚傅嘗詣草堂之居仰

謝右軍忽叙蘭亭之事

元稹刺越州所辟皆文士鏡湖泰望之遊月三四焉詩

什盈帙與副使竇鞏酬唱稱蘭亭絶唱 舊唐書

上巳日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者

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會於山

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當其羣賢畢集游目騁懷之際而

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之語議者以此答義之未達也先文康公晚歲卜居於寶溪之上建觀楔堂於水濵紹興癸丑與客泛舟脩楔甚樂距永和癸丑不知其幾癸丑與客推算自永和九年歲甲子一周為晉義熙九年又一周為宋元徽元年自後梁中大通五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歷八年太和七年景福二年周廣順三年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二十年矣乃

作詩以紀其事云快雨霽亭午晴曦作春妍鄰曲饒勝
士共開浮棗筵中流愜嘯詠隱浪金壺偏紅芰初出水
捧劍疑來前緬懷蘭亭會七百二十年可憐右軍癡生
死情纏綿由來彭殤齊顧或謂不然吾嘗嗤天放卜夜
就管絃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且畢今日歡不期來
者傳 葛立方

曲水邀歡處遺芳尚宛然名從右軍出山在古人前無
沒成塵跡規模得大賢湖心舟已並村步騎仍連賞是

文辭會歡同癸丑年茂林無舊徑脩竹起新煙宛是崇
山下仍依古道邊院開新地勝門占舊舍田荒阪披蘭
築枯池帶墨穿叙成應唱道杯作每推先空見雲生岫
時聞鶴唳天滑苔封石磴密篠礙飛泉事感人寰變歸
慚府服牽寓時仍覩葉歎逝更臨川野興攀藤坐幽情
枕石眠玩奇聊倚策尋異稍移船草露猶霑服松風尚
入弦山遊稱絶調今古有多篇

經蘭亭故池聯句鮑防嚴維劉全白朱迪共三十五

人具姓名大歷中唱和五十七人元本不注姓名於

聯句下

日晚蘭亭北煙花曲水濱浴池逢婉女採艾值幽人石壁堪題序沙場好醉人羣公望不至虛擲此芳辰 王山人不至 孟浩然 期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巳筵鬬雞寒食下走馬射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幙連不知王逸少何處會羣賢 孟浩然

越中山水高且深興來無處不登臨永和九年刺海郡

暮春三日醉山陰

壺觴須就陶彭澤風俗猶傳晉永和更使輕橈徐轉去微風落日水橫波皇甫冉三月三日後亭泛舟

洛城春禊元巳芳年季倫園裏逸少亭前興中舉白謖際生玄陸離軒蓋淒清管絃淖踈波溢柳弱風牽未厭歡趣林浮夕煙高求明府山亭得煙字

蘭橈萬轉傍汀沙應接雲峰到若耶舊浦滿來移渡口垂楊深處有人家永和春色千年在曲水鄉心萬里賒

君見漁舟時借問前洲幾路入煙霞劉長卿上巳泛舟耶溪

世間禊事風流處鏡裏雲山若畫屏今日會稽王內史好將賓客醉蘭亭鮑溶上浙東益中巫或云鮑防作

洛人今脩禊羣賢勝會稽盛筵陪玉鉉通籍畫金閨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溪水嬉如鷺振歌響雜鶯啼歷覽風光好沿洄意思迷棹歌能儷曲墨客競分題劉禹錫三日與樂天河南李尹陪令公洛禊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蛾應不要

畫船來往勝於人　東坡　禊亭

齊釀如湩漲綠波公詩句可絃歌流觴曲水無多日

更作新詩繼永和　宋坡和王勝之

風雩三月初三日禊事宣和勝永和又見會稽王內史

蘭亭對酒愛新鶯　劉旦上已謝王豐父惠酒

小桃脫萼柳梢柔春色無邊聽客愁好與永和修故事

一時人物盡風流　李若水上巳

當時俯仰尚為陳千載重來感益新曲水已傷迷故迹

崇山依舊對遊人 許安世
僧言王右軍遺跡永和春蘭亭有曩基墨池涵漪淪書
堂閟靈像五亭餘圖圃 吳奎
高士已陳迹青山猶故居地存脩禊水俗有換鵝書舊
像丹青改諸山楷法疎我來尋壞壁妄意有遺餘 題鄭臣宿
天章寺
記得蘭亭祓禊辰今朝兼是永和春一觴一咏無詩侶
病倚山窗憶故人 王駕永和縣上巳

危構跨淵淪清宜滌世紛飛湍逢石轉漱玉隔山聞
影亂林花落山叢潤草熏茲爲禊飲地何羨右將軍 蔣堂
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
不似當年有罰觥 蔣堂景祐丁丑創曲水亭寮屬同賦
風流定續蘭亭盛幕府能無實聖賢又云右軍筆墨空
蘭渚安道風流詭劍溪 彭汝礪送程公闢
坐想蘭亭通曲水行聞上已接清明明年强健陪嘉集
定奪三觥賦不成 賀鑄

羣公帖跋

達再拜蘭亭叙議論多所未見高宗學書説及米元章蘭亭叙樂毅論跋錄具別紙其他或尚有之未暇冥搜也

澤卿彙次蘭亭考凡方冊所紀卷軸所題亦畧備矣其不可致者天上書耳秘閣藏唐人鉤摹并鍾離景伯摹三軸皆有跋語錄以遺之南城曾漸書於道山堂

喚再拜蘭亭考已遍覽敬服該洽謹此納還

蘭亭帖所共寶澤卿嗜古攻粹如此種學之功可以推矣碧環張從祖

璽紙入昭陵唐筆各名家世重定武本頗似聚訟字畫反不逮古何耶澤卿稽粹有條理可為禊帖忠臣矣林至

長廊睥睨來者誰出門邂逅渠得知不言使者求遺書只言洛璽當及時從容與語益欵洽論到翰墨尤瑰奇山僧技癢不自禁稍出脩禊蘭亭詞啓函展玩未及竟

袖有黃紙天庭追口呿氣禮虎僵欲死一騎趨向咸陽馳
虬鬚天子喜折簡詔許兩禁同觀之龍騰鳳集在御榻
平生觸眼何曾窺自從畫紙歸昭陵寶氣夜夜光陸離
千年議論經幾手極力追倣分毫釐博聞强識子桑子
上下纂輯無或遺清曜不滿六尺長中有文字無津涯
歸君此編忽自笑山東學究真黠兜而今御史還書癡
澤卿示蘭亭考作蕭翼取蘭亭詞豫章王疇若
開禧丁卯臘月六日還澤卿蘭亭考古拓葉時　書法

光芒晉永和後來摹寫不勝多考論又得桑夫子蘭渚
風流轉不磨
自從蠶紙殉昭陵定武流傳賸得名總輯舊聞為博議
即今真贋尚難憑
余從事越府脩圖誌因裒蘭亭題詠及諸賢所評禊帖
為一編以俟澤卿庶有補蘭亭考李兼孟達書戊辰元
巳前二日
禊敘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贊揚不盡澤

卿又從而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當記本長老赴關時過金山佛印見其樸野強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輒用其語曰定州有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樓鑰

澤卿往越欲以所編蘭亭書歸帥黃公仍見三山舅氏送以二絕鑰　蘭亭禊叙幾臨摹會稡工夫十載餘攜

過會稽尋古蹟不妨呈似老尚書　四海詩名陸放翁
晚成嘉遯萬緣空馮君問信今安否欲向溪頭共釣篷
澤卿蘭亭考用工深矣攜攻媿大叅詩見訪次韻併呈
放翁侍御會稽太守黃由　字入昭陵不可模後來僅
及晉之餘識真蓋向龜堂問敢謂牽聯亦得書
澤卿年七十餘著蘭亭攷自中原及渡江諸人題跋網
蒐幾遍甲是乙非真若聚訟讀之使人腹煩因思此叙
蓋歐褚諸公之寫真耳然研之極乃通於神如洙泗諸

子之肖仲尼終自弗叛非天實以後諸人之所及也嗚呼哀哉

天台老樵示蘭亭考坐間矻矻說此書且曰我幾蘭亭癖矣平生惟一善本為人取去豈謂寓意於物不留意於物者耶白鹿峯陸樗

嘉定初元嘉望平望道山堂觀蘭亭考歎其贍博

長樂陳巽申　宋模

莆田劉榘　仲則

温陵陳模　中行

四明傅行簡　欽父

華亭林至　德久
金陵何剡　楫臣
檇李陸埈　子由
建安真德秀　景元
清源留元剛　茂潛

石更青白故兼新字看由中總是真畢了一生三百紙
樓公四句幾千春從來考古難題處直到名流下筆新
奄有山陰多寶藏草菴外面更無人廬陵楊長孺
蘭亭考用意勤甚欲人無所不知詎可厭其多耶先太
史字畫多法蘭亭至謂游荆州得古本蘭亭因悟筆意

是殆有言語不可傳者矣雙井黃營子耕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為
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到習
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隣墅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
也葉適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五十六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陳山琨